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四明續志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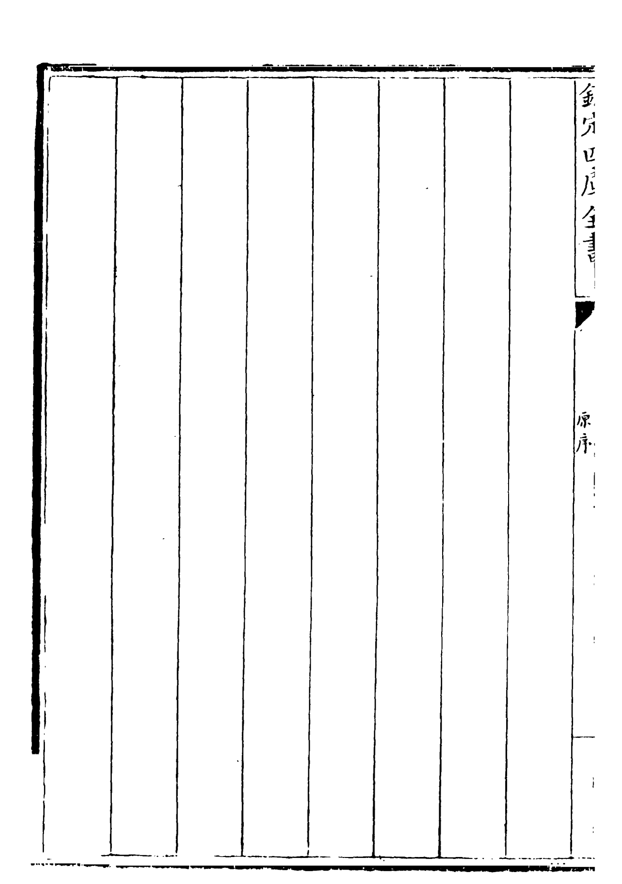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吴端曇

四明續志原序

四明志作於乾道述於寶慶詳矣然則何續乎所以志大使丞相履齋先生吳公三年治鄞民政兵防士習軍食興革補廢大綱小紀也其已作而述者不復志昔人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民事為意惟向文簡大耐官職勤於政事所至著稱公不均其逸而先其難過於文簡數等矣又謂寇萊公所在多游宴張文定儻蕩任情獲盜縱遣公慨念海道東達青齊禦侮弭盜之方周防曲

至世人未必盡知也若夫切切畝畝盼盼雨晴一游一詠可以觀焉故併載之于後以詔來者葢公之學達於體用自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天下有本者固如是也豈規規然求度越於寇張二公哉雖然鄭猶故鄭也昔何為而置令何為而豐昔何為而蕩無紀綱令何為而粗知理法覽者必有得於是編之外開慶元年中秋日門生迪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奉議郎添差沿海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新添差通判鎮江府劉錫

序



四明續志卷一

宋梅應發劉錫同撰

慶元府額

寧宗皇帝登大寶以明為龍藩陞慶元府自參政何公立扁後至寶祐二年中更水火屢撤去久而未立四年九月大使丞相吳公出鎮興廢補缺至五年四月始援筆書之八法端嚴九鼎鎮重自是郡境清謐無復曩歲

非時之警邦人朝暮瞻戴殆與四明山川輝映無極云

上牌致語

附見於左

寧皇惠朱邸以演綸久升表揭元輔福蒼生而連筆重為扁題三大字鬱鬱蛟纏四明牕停停虹貫旄倪觀改鼓角聲和恭惟大使判府大觀文丞相樞使國公闡學海以朝九流厲詞鋒而挫萬物虎榜首登鳳池身到既符作者之七人鼇頂峯帶鰌元水浮來挾飛仙于三島以大臣而盡民事勤小物而穆師言斗隴春酣是處無穲而有衿鯨洋風定何人佩劒而帶刀百廢具興一日必葺念昔被茂陵之親擢優為嘉定之倫魁于今領潛藩以保釐忍視慶元之虛額拈大頭而點染舉大手而特書秀傑摩雲河海盡歸於彈壓精華衝斗鬼神俱聳於觀瞻天閟方隨機而拓開地靈已如響而發達豈止篤生鄉彦嗣十人宰相狀元便當速肖邦君添幾人狀元

宰相民生視阜郡望增雄萬斛力一揮盡拭目結亭之
氣象中書若未老更傾心鳴閣之經綸胡顯等既忝齋
優敢呈
巳俚
慶元天子舊名藩寶祐元戎新榜顏鬱鬱鬱蛟纏三大
字停停虹貫四明山百年老稚歡聲沸千古山河旺
氣還便挾帛仙天上
去再提此筆福人間

增秩因任

寶祐五年正月初六日御筆吳潛特與轉一官職任依
舊

制

門下朕修我有夏以誕保受命每歲孟春則大計羣吏

矧臣作股肱耳目之舊而時若州牧侯伯之賢是有衮

衣越在外服對三陽之泰長敷大號以渙敭觀文殿大

學士宣奉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缺百户食實封一千缺

百户吴潛方厚秉彛中和廸行漱六藝之芳潤則資之

深詡萬物而發揚其德可大頃焉相朕咨以奮庸若鹽

梅之和羮期于予治以薫蕕之共器不潰于成斂而經

濟之謀重我藩宣之寄鄮山嵂嵂欣草木之向榮滄海洋洋妥波濤而不缺當治象甫頒之日正士夫更始之初膺貢受圖曩侍春王三朝之會承流宣化令爲東方諸侯之先時而颺之民之表也雖璽書增秩非所以待大臣而民功曰庸其可無於懋賞爰峻禄臣之品申陪井邑之封於戲王職如歲兼四時朕方體元工之運冢宰阜民倡九牧爾尚新治理之功益懋乃猷祇若予訓可特授光禄大夫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

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𦬇百戶食實封一千𦬇百戶主者施行

寶祐六年九月初五日御筆吳潛分閫四明已書再考郡綱振飭海道肅清特與轉行一官令再任學士院日下降制

制

勑門下命顯征而賜履夙嘉表海之風考成績以陟明式循咨岳之典睠予良弼久鎮輔藩進律以旌顯庸勉

留而仍舊服肆加寵數誕布恩言觀文殿大學士光禄
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軍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
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吳潛
敬義不孤忠忱合一以格物之明而行之以絜矩之恕
以馮河之毅而恢之以包荒之弘其在廟堂而憂惟以
社稷為悅邪嫉九齡之正佞憎陸贄之賢蒙竹猗猗居
有琢磨之益赤舄几几不改碩膚之常比煩戎乘之行
肯為蒼生而起粥𢊍青社猶在中書琦典相州克勤民

事廉頑立懦抑暴鋤驕吏士畏若神明䘏倪愛如父母
風行海道福流京師固嘗渴想於儀刑亦既深知其治
行惟長吏數易則政數而百姓熟習則教孚遮道而留
冠恂盡從羣望增秩而褒黄霸昭示懋功頻煩璽書之
榮赫奕銀青之信益食多邑陪賦真畬於戲公著起尹
河南雅得均出處之誼王曾再莅全魏諒能服中外之
心以上宰任方伯見謂優為以真儒用天下常懷未盡
式敬有土益遠乃猷可特授銀青光禄大夫依前觀文

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兼管内勸農使金
陵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主者施行
開慶元年八月十七日再疏乞歸田里奉御筆吴潛三
年海閫備竭勤勞屢疏丐歸高節可尚可依舊觀文殿
大學士判寧國府特進封崇國公令學士院日下降制
制
門下朕儀圖魁德易鎮价藩公師而表海邦久顓斧鉞
之寄將相而典鄉國式華袞繡之行肆申錫于恩徽以

懋奬其風節敷時制綍諗我廷紳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戸食實封一千七百戸吳潛識詣幾深氣含剛大實地踐履得家庭學問之醇平生經綸發聖賢事業之懿寧皇之所敭遺眇躬之所倚毗端委廟堂納君于道燕居鄉黨垂世以書頃往保釐重煩夾輔獨盡心於政廪有勤民之風不動色而威雅得馭軍之體以格物之明聽訟以絜矩之道生財

溟渤澄波京師蒙潤閔勞三載正惓惓歸士之情勤施四方顧懇懇明農之請夫元老之出處甚重乃羣工之視聽攸關卿猶盡瘁以鞠躬誰不聞風而展力爰從古鄖䣕畀兖陵若王曾以厚德守青莫涯其量若蒙正以重望尹洛未盡其才用疏崇國之封加峻上公之爵仍冠邃職併衍真畬於戲國家大經莫重君臣之誼賢哲高致每懷父母之邦天之未墜於斯文儒者不忘於當世體于睠注遠乃猷為可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

祿大夫判寧國府特進封崇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
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學校

世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葢漳以財計之豐裕言
明以舍館之宏偉言也巍堂脩廡廣序環爐槐竹森森
氣象嚴整舊額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後比屋詩禮冠葢
如雲春秋鼓篋者率三數千童丱執經者亦以百計着
錄寖倍而帑庾則不差多於昔大使丞相吳公加惠庠

庠篤意教養正講席以闡理學新儀門以肅宮墻且謂學供月繁庖膳不足始自寶祐五年四月十五日除本府元日撥一百貫外更於大府每日增給錢一百二十貫以助公厨之費六年秋公又欲革並緣弊復俾分齋造食官給天平秤俾八齋僕隷各以時直取于市而販者益相安矣又嘗出所輯孔孟格言及鈞製存悔齋箴凡二百餘軸徧惠前廡以下鸞旂戾止匪怒伊教一話一言聞者書紳凡學計不續支移那輟有請必俞諸生

生感公之德於是相與肖公之像爲石室之祠云

講義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記禮者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朝言朝其在學校則與友言所以爲士何如夫靈於物而爲人秀於人而爲士則士之所以得名者非徒曰儒其衣冠而已士必有事尚志爲先志必有尚仁義爲先何謂事如

農工商之各專一業也何謂尚如尚德尚賢主乎此而不變也何謂志如水之注東馬之首燕必求其至也何謂仁義如木之有根根之有榦培之則生戕之則死也故仁之為義固宏闊矣而切近而言則無一念之非為仁聖賢之所謂欽止所謂存誠所謂謹獨皆所以全仁之本體而為心之則也義之為義亦固宏闊矣而切近而言則無一動之非為義聖賢之所謂制事所謂方外所謂處物皆所以彰義之大用而為

身之則也自其無一念之非而心純乎仁則仁熟矣推而不可勝用則薰陶萬化生育萬物皆仁之積也自其無一動之非而身純乎義則義集矣推而至于不可勝用則裁制萬化軌範萬物皆義之積也仁曰居則入乎此而無他出也義曰由則出乎此而無他入也然仁莫難於居以心之難收也夫人試及之於心終日思慮能為易之藏乎能為書之閑乎能為魯論之省乎能為孟子之收乎若其未然則憧憧往來

莫知其鄉必有賊仁者矣是必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存養於夜氣旦氣之間微覺過差旋即悔悟如去癥瘩而後元氣無壅塞也如剪荊棘而後嘉禾可茂長也由一念之正而為百念之皆正斯謂之志於仁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之謂也義莫難於由以身之難檢也夫人試反之於身平日踐履能為原憲之藜藿窮閻而不處非道之宮室乎能為子路之衣

敝緼袍而不被非道之文繡乎能為顏子之簞食瓢飲而不食非道之膏粱乎能為澹臺滅明之行不由徑而不踐非道之戸閾乎若其末也則顛倒冥行莫知所届必有賊義者矣是必決擇於取舍疑似之際精審於利善毫釐之間少有過差旋即修治如乘安車惟恐其涉險峻也如馭良駟惟恐其趨狹邪也自一動之謹而為凡動之皆謹斯謂之志於義矣孟子曰義人路也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此之

謂也潛嘗因是而觀之孔子矣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孔子立志之關鍵也故三十而立則其理凝四十而不惑則其理通五十而知天命則其理貫六十而耳順則其理徹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則其理化陟降上下與天為徒此夫子之始於為士終於為聖人也願聞子之志此夫子行志之規模也故老者安之則凡天下之人其生先乎我者皆父兄之類朋友信之則凡天下之人其生齊乎我者皆交游之類少

者懷之則凡天下之人其生後乎我者皆子弟之類
癢疴疾痛與人為徒此夫子之始乎為士終乎為大
人也又嘗因是而觀之諸子矣乘肥馬衣輕裘與朋
友共敝之而無憾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
知方也子路之志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冉求之志也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公西赤之志也三子之志决非

常人之志矣猶有待於外者也有待於外不可自必也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曾點之志也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志也無所待於外者也無所待於外可以自必也故從而爲之説曰天生四民雖各有事然農有儉豐工有售否商有通滯皆有制於天與人者惟士之所事則求之我而已天與人不能制也求之我而天與人不能制未有不獲者也而曾農工商之不若何

哉其患在於無志而已志茍至焉非仁不處也舉而措之即義之不違則也非義不蹈也遡而窮之即仁之不違則也强毅肅括人以為義而不知其為仁之剛温良慈讓人以為仁而不知其為義之和仁義道合二五妙凝包四端總百行之人也用之鄉黨則鄉黨化用之邦國則邦國化用之天下則天下化豈不尊榮貴美而不負其所謂靈於物而秀於人之責哉今當至日方陽明用事之始在復之初爻為克己復禮

之候二爻爲取友輔仁之端皆有切於學者進修之實敢以是爲諸友勉抑夫子於復而賛顔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未嘗不知仁也未嘗復行義也并以是爲諸友證傳曰昂昂若千里之駒乎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其軀乎立志與不立志之譬也惟諸友所從

或曰孟子既以安宅正路喻仁義矣而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何歟蓋仁有愛之理而

事親愛之本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即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本體之心本體之心不失未有不仁者也安宅孰大於是義有敬之理而從兄敬之本也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其兄未有不能敬其身能敬其身而陷溺其身於不義者未之有也正路孰大於是或又曰孟子既以安宅正路喻仁義矣而又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何歟蓋仁之至者螻蟻不踐而不仁者至於嗜殺而不厭

由自賊其心始義之至者一介不取而不義之至者
雖乞墦之不羞由自賊其身始惟忍賊仁最甚惟貪
賊義最甚孟子精微之旨又當以是求之惟是潛因
不知學老已至矣幸守是邦是邦多先覺之賢諸友
耳濡目染聲感氣應必自有得於天爵之貴潛之木
石何能發明特以郡文學與庠序之士不鄙其固陋
俾暫尸鳴道之席敬誦所聞以求是正雖其間不敢
背先儒之說亦不敢盡襲先儒之說往來詰難不無

望於同志云

考亭夫子以師道淑天下所到之郡必為諸生講說義理所以開人心而扶世教者弘矣履齋先生紹家學之親傳續考亭之正脉載道而來師表東海迺者陽復之旦從諸生請下臨泮宫講孟子士尚志一章以恵後學推本仁義理明意徹環堂而聽者以千計前乎未有之盛事也用存分教是邦何幸領衿佩而親炙焉退而思之孔子曰士志於

道孟子曰士尚志履齋先生曰士必有事尚志為
先志必有尚仁義為先孟子所以發明孔子之格
言履齋所以推原孟子之奥旨聖賢先後衛道之
心千載猶一日也盍亦鋟梓于學以壽其傳諗于
衆曰唯時寶祐丙辰長至日門生廸功郎特改差充
慶元府府學教授胡用存謹書

生祠記

鄞股肱郡北直登萊東極島夰淛鯨大浸斯衿斯吭卓

為吾國天險麾鉞右諸閫匪碩臣曷稱厥選寶祐丙辰秋聖天子詔相國履齋先生吳公起命巻賜封履使以大稱昉于兹曰判府事則自魏王後未之有也公至鎮之日簿書絲如吏胥縻如民萎盜紛官眊士肆垢翫秕蠹非甚有紀公曰嘻剔扶蘇醒是不難盍亦知所先後政不教徒政耳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龍象第一義下車序庠莜莜其旂几几其舄登國人子弟於堂首誨之以孟軻氏士尚志之旨反覆數百言謂士必以尚志為

事志必以仁義爲先蓋以履諸身者淑諸人也華顛稱
齒圜泮林者幾千人殆猶過洞庭而聆咸池虛往實歸
家誦人習不惟峩冠襜裾者知所以策勵猛進雖喬朴
之氓亦與知焉公忘勢下士一利病必咨于學一然否
必占于學凡可以惠元元者以次寖行之削斛入之取
盈者廩窮民之顛連者撙費補解蠲數百萬王賦之積
逋者摧强植弱濯瘝煦寒朞月間恩溶澤濊黎庶皃藻
至和洋溢薰爲豐年巷歌塗謡皆知公仁誼旣效先是

學庖靡盈捽茹其癯廉取之市公於是歲增助膳緡四萬三千有奇且復砂租緡餘三萬肇利豈美垂百世不朽至於捐萬八千楮繼粟周亟又不與焉游于校者不特飽仁義且飽膏粱矣諸生叶謀諏吉繪傳像峙狄碑作新祠於東縈所以潔心香示皈敬也事竣郡文學應發進諸生而告之曰吾道一脉鄒魯其源千載而下星奎水洛至考亭而日以演迤先生之學受之正肅公正肅公之學得之考亭四書其是學之根柢仁義其四書

之綱領乎先生以此學魁天下相天子航世於安流棟
國於喬岳奚止忠獻一部論語前日之金聲玉振諸生
亦旣聞之繼自今昕稷嚅嚌辰刻體踐以身心而不以
口耳則不負仁義不負先生不負孔孟考亭矣先生行
且歸政事堂諸生趨爵壽祠下參倚之見豈徒衮繡晃
佩而已哉僉曰唯請鑱諸石龍集丁己仲秋朔門生廸
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記并書

贍學砂岸

皇子魏王判四明日嘗撥砂岸入學養士淳祐間嘗蠲之就本府支錢代償寶祐五年正月大使丞相吳公奏請復歸於學繼而爭佃之訟紛如準制劄仍撥歸制司却於砂岸局照元額發錢養士六年五月以砂首煩擾復奏請弛以予民却於翁山十五酒坊歲趂到酒息錢內撥還府學具見奏篇在本府砂岸門

石衕山年納二萬六千七百八十十六貫文

秀山年納二千五百貫文

鰕康年納一千一百貫文

大嵩年納一千七百八十五貫七百文

雙嶴年納八百單三貫五百文

淫口年納七百貫文

石壇年納一千五百貫文

沙角頭年納一千貫文

黌塗年納三百單三貫五百五十文

穿山團届年納一千貫文

增撥養士田產

大使丞相既日增緡錢以豐庖膳矣且復撥没官田產歸之學益以廣樂育之盛心焉增撥數目疏于後

寶祐五年十二月鈞劄撥下朱瑩男朱祐没官田

昌國縣蓬萊鄉一都二都水田一十五畝地一十五畝并客屋在上

開慶元年八月鈞劄撥下汪登道没官田產

昌國縣宜山

山田地共九千七百三十一畝
山熟地二千一百九十二畝
山坑田四畝三角三十步
石山七千五百三十四畝四十五步
塗田共六百一十畝三角二十三步
已耕種田五十五畝
已開墾未種田五十二畝
未開墾田二百七十三畝三角二十三步

未曾墘就海塗田三百畝

水田四畝三角

八月鈞劄又撥下縣吏鄭新鄭縣老界鄉沒官水田

二甲田三畝三角七步半

三甲田六畝三十五步

八月鈞劄又撥下鄞縣邵宗武詭寄董垕陳八一沒

官田

董垕水田七畝一角六步

陳八一水田三畝二角

八月鈞劄又撥下衛源衛溥没官田

定海縣靈巖鄉田共三十一畝

科舉

神皐之東鄞為節府融深結秀鍾靈孕傑前修輩出遺風曼衍巍科曷奕史不絕書大比貢英實符雲臺四七之數寶祐六年下賓興詔大使丞相吳公以龍首黃扉之貴身勸為之駕七月二十四日鈞判唐人有所謂泥

金帖子者乃士人中第歸報其家者也蜀郡有鬻而用之於秋賦者號曰金花榜子賖領薦人數預行製造遇舉送官下院拆號即攜以自隨仍帶捷子甲頭入院遇拆一名則旋書填戶貫三代姓名于金花榜子之上授之甲頭甲頭即就貢院金口授之捷子之徒方許鳴鈴走報遇金花榜子到日方為正報縱有漏洩預報之人其領薦人不請收接本府今為二浙衣冠人物最盛之地當倣而行之一可以還前古之風流二可以為鄉黨

之美觀三可以杜捷子之紛擾仍從本府於當時每請舉人一員特送三百貫以助犒捷之費其錢先令項椿留公使庫或當使以二考替移則後來者不妨成此一段美事其金花榜子以木為之高一尺五寸闊六寸以緑為質遍地以金花圍飾様具於後以令日吉辰批出以八月初三日吉辰製造以九月十一日吉辰粧飾又一項舉送之時於常例外制司酒息錢内各特送五百券以助觀光之行所以敬賢書而尊國體也是歲增葺

貢闈煥然暈跂凡數四迂赤舄黙視之有司職考藝者館穀有禮其至如歸列郡鮮及揭曉之日攙洩者絶迹冠攘者革心分報諸邑道路無壅金花之牓甫前犒捷之餽踵至未幾謹考覆以旌實才隆餞贐以將厚意情文醲郁士氣振揚僉曰魁下三台為東道主此吾邦獨有之天也郡人莫不以為榮焉

城郭

明瀕海為州羅城周圍凡二千五百二十七丈四面阻

水其東北則會三江之險以達于海重門擊柝之防視他郡宜尤密比歲紀綱不飭郡人有憑城而樓觀者巡徼之途塞焉甚而敗闕不理跬步可越諸門傾欹穿漏凛欲壓仆大使丞相吴公之分鎮也請於上得密旨俾以法令從事芟夷荆榛復仍城壁舊貫闕者補圮者植低者薄者崇且益迺㳺巡鋪寘卒以邏三年修築之役共費錢六萬九千六百二十貫米一百七十石一斗七升而雉堞煥如矣開慶元年夏遂鼎創望京鄭堰下𨚫

三門城樓棼楣壯偉榱桷業峨以至甬水靈橋東渡三門悉繕治之樓櫓粲然萬目易視凡工役土木之費復為錢九萬九千八百貫米三百六十七石北門曰下卸舊以鹺舟卸載於此命名甚鄙且在倉後迂僻今遷近東造袋局之側比昔疏通軒豁乃更新扁曰義和西北鄞堰門名亦淺俗大使丞相既于門外新立永豐碶而是門適成因名曰永豐門西門舊曰望京今亦更為朝京云

西子城門樓

郡自譙樓入子城其重門曰慶元府樓前有街橫出是為府東西門其上兩樓對峙巍巍翼翼西樓久不葺且壞寶祐五年四月大使丞相亟命船場趙與陛易新之蓋級之故闕者赤白之漫漶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

坊巷

鄞郡甲東浙生齒浩繁闤闠填溢坊有扁所以植表旗

也歲久漫弗治寶祐六年冬大使丞相吳公撤而新之凡四十五所為費一萬五百七十二貫他如釋褐狀元錦勲錦樂晝錦朝桂符桂諸坊丹雘尚新者不復改作貫橋居市中設四楹於橋隅且上刻華表鶴云

東南廂

吉祥坊 破石橋南

康樂坊 皂角巷

迪教坊 車橋

積善坊 小江橋

進賢坊 洗馬橋

握蘭坊 新橋下

興廉坊 洗馬橋下　餘慶坊 捧花橋

連桂坊 施家巷口　清潤坊 新橋頭

東北廂

拱星坊 鄞府東　阜財坊 小梁街

開明坊 鄞縣前　千歲坊 南湖頭

安平坊 天慶觀前　宣化坊 魏家巷口

泰和坊 縣河下　重桂坊 天慶觀前

廣慧坊今改萬壽坊 大梁街

富榮坊能仁寺巷口

西南廂

順成坊倉橋下　衆樂坊君奢橋南

行春坊寶雲寺西　緩帶坊崇教寺後

惠政坊天寧寺南　衮繡坊湖西史府前

史君坊史府前　振名坊倉橋

問俗坊史府前　純孝坊府前

靈應坊宣府前　迎鳳坊四明橋東

美祿坊四明橋北續改爲衮繡坊以達于湖西

西北廂

宜秋坊應家巷口　壽寧坊虹橋北

影泉坊蔡家巷口　修文坊孝文巷

崇孝坊西橋下　永濟坊府前

廣仁坊白衣寺巷口　朝士坊戴家巷口

儒行坊鑒橋下　衍慶坊後菴前

恤仁坊今改施仁坊佛閣下

閱武坊 貢院橋下舊道新闢

四明續志卷一

四明續志卷二

宋梅應發劉錫同撰

郡圃

新桃源

郡圃舊總名桃源洞求其義桃源鄞鄉名也鑿子城通隙地故以洞名之耳今既合郡圃於堂後又不欲盡捐舊額遂以新桃源榜之

老香堂

在府堂後面北前植百桂取山頭老桂吹古香之句以名先是燕居之地多隘塞自敞斯堂大使丞相日坐其間靜觀萬物俯仰夷猶前築一壇名月地可坐三十客月夭露席若將忘世而堂扁則丞相自題

蒼雲堂

直郡圃之北自老香堂爲步廊數十間周廻而至堂後爲牖臨小教場前有古檜數本奇甚舊守疊山佐

之傾圮不治而後之來者不知蒼雲取義於此易以他名大使丞相既葺石增舊觀擇空地以檜補之捜蒼雲舊扁猶在蓋前守章大醇建而歴陽張即之書

生明軒

在蒼雲堂之右面西下闞方池前目無際大使丞相晚步多憩此以觀新月名軒之義不但取公生明也書曰厥四月哉生明義又取此

占春亭

亭因其舊而加敞焉亭前舊有數梅大使丞相增植至百本嘗戲賦小吟題屏間云難喚林逋伴客遊占春亭畔獨夷猶一花兩蕊意方遠三島十洲香已浮清曉園林霜似練黃昏欄檻月如鉤若還說著和羮事只恐渠儂笑不休孟夏梅既實緑陰如漲公常獨坐或領客其下有和坡仙碧沼橫梅屋之詞為時傳詠

公既增浚舊池跨兩虹其上而闢虗堂于中客請名之公謂四明洞天為石牕此堂作新牕户玲瓏四達遂親題斯扁

雙檜泉

泉在四明牕之西南其東則木香臺而北則武藏也二檜虬拳古挺湮没墻隈不知幾年公既建武藏日徘徊其旁摩挲雙檜一日忽聞檜下泉聲涓涓然亟疏鑿之泉流如注遂取檜間甃為圓池因營摺廊五間

左右二檜為憇息之所環以檜屏翳然有濠濮間想

公親題雙檜泉三字於池上

自遠

即木香臺也臺高三尺植花如屏遶臺為廊屋二十

間就設欄檻中虛二丈植花如棊局而行吟於其旁

韓子蒼詩無風香自遠

翁芳亭

在老香堂之左亭前植杏三面植月丹

清瑩亭

在東橋之南前植以李清瑩出韓詩

春華亭

在檜山之東環植以桃立鍬(?)䡾其外

秋思亭

在檜山之西根菊芙蓉相為掩映與四明牕隔池

淨涼

在生明軒之右跨池面南為納凉佳趣

驛亭橋路寺廟附

昔范延貴嘗詣張忠定公謂過萍鄉見驛傳橋道皆葺知其為好官員忠定稱之鄞去京近道路無壅前此率視如傳舍遑䘏路人大使丞相吴公欲人皆履康莊而所至如歸故於此尤盡心焉

知津驛

知津驛在鄞縣西渡之上曩名知教驛無所取義且屋老不支寶祐五年五月五日大使丞相改名知津親題

其扁爲易廳屋三間前敞爲軒繞以垣墻外植大門自鄞至此爲初程故名

慶豐驛

慶豐驛在廣利橋之北先是新堰廣利橋成又重甃石路於橋之東北居民王姓者遽作屋以罔利反俾官買西南僻隘地以置驛衆有詞大使丞相下之本縣圖上始命以元錢給王姓者别買地而以此地建驛公私便之驛屋潔壯爽塏於知津寶祐五年五月五日建大使

丞相題扁

廣利橋

廣利橋在慈溪縣德門鄉新堰之上往年有小木橋名新堰橋過潮漲滿挽船過堰率衝橋礎甚而橋柱為之折寶祐五年八月新堰成議就兩岸石礎填築至所立橋柱之地跨棚鋪板狀如一字蓋就柱填礎既可藉以障水且免挽船損柱之患遂以廣利橋名之為費甚鉅蓋勑建也

王家橋

王家店橋在廣利橋之東自慈溪至西渡陸行者必由此橋舟行者必由廣利橋作舟本所以行水惟牽挽至堰者匪橋不通故廣利橋前此無念之者橋雖元有石板歲久圯壞至寶祐五年八月新堰慶豐驛廣利橋成大使丞相始捐錢重修費居廣利橋之七八云

慈溪新路

慈溪新路自慈溪縣東郭夾田橋東取謝家隘王家店

橋至朱家衕西渡頭驛路跨十五里計二千三百一十六丈砌用石板築砌路闊七尺命縣佐及鄉官董之役始於寶祐六年十二月畢於開慶元年三月東西置石牌門舊令欲榜以相公路三字大使丞相止令以新路扁之鄉人復請於張寺丞即之題曰相公衢

修砌西塘路

郡自望京門以西繇慈溪接姚虞經稽陰趨錢塘近數百里行李舟車鱗集輻湊門之外自水仙廟望春橋至

高橋西渡塘堤壞過者危之一日大使丞相出郊訪問水利有得於躬行歷覽者命將佐措置修砌西塘路共三千六百六十丈橋二十二座水溝五所為費夥甚於是易沮洳而堅高更崎嶇而夷坦周道如砥君子所履塗之人皆歌頌之鄉人榜曰吳公塘亦張寺丞之筆也

逸老堂

堂居衆樂亭之南紹興郡守莫將建逸老李白所稱四明賀知章也歲久盡圮開慶元年四月大使丞相撤而

新之復訪求知章像於山陰繪而祠焉規模似昔增壯
取衆樂亭涵虛館東西兩橋併修之

記

逸老堂者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將所創并為文以記
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逸老賀知章之語
按賀公字季真唐開元十三年為禮部侍郎集賢院學
士肅宗升儲副授祕書監太子賓客天寶初移疾請為
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居焉剡隸越鄞故越封部公亦

自號四明狂客故侯締堂妥靈於是邦之月湖且合太白而祀之謂二公皆抱氣識之全者也然以予觀之太白初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高力士輩若奴僕其氣真可以揮斥八極驅役羣動而其末也乃陷於永王璘之黨毋亦氣有餘而識未足耶季真遭時遇主彈指可覩顯位忽飄然引去人知其爲高而不知其所以高也於是肅宗之人品已瞭然於季真胸中矣使與相終始則靈武之事犯父子之大倫季真亦將不能逃萬世之責易

曰知幾其神乎季真有焉又豈止於蠛蠓富貴涕唾卿相而已哉此之謂真識而非徒氣之所能為也是堂之建迨今一百十五年矣屋老圮壞屢葺屢頹片瓦尺椽幾無存者予領郡之三年始克鼎新之規模宏敞視昔稍異因求季真之像于越繪而龕之且誄以詞述以贊用詔永久俾邦之人士景清風而企芳躅或少裨于風教云爾嗚呼自有天地以來上下數千百年其間據權位擅勢利呼吸禍福顧盼榮辱以狂走盲趨一世之人

者不知其幾矣未幾聲消迹滅影響無聞甚者流腥遺臭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能改迺若孤標勁節之士身没而名愈彰千載之下雖漁人樵子亦為之興起不以時遷世換而二其心也為士者宜知所擇矣堂既成而對涵虛館表裏及東西兩橋并繕治之輪奐丹雘皆燦然華美要不可無以叙歲月於是乎書開慶八年秋七月癸卯朔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

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吳潛撰中散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即之書朝散大夫直寶章閣趙汝楳題葢

時亭

時亭者郡之上船亭也亭曷為以時名行水者必舟問舟者必津舟之去來因乎人人之行止因乎時也時止時行亭之所以名歟然則亭之名何昉乎曰昉乎大使丞相吳公也名昉乎此亭之作亦昉乎此異時維舟之地在紅蓮閣南後為巨室幷無有矣夫明鉅邦也望長安

而西笑者此乎始指海濱而東歸者此乎息其間題柱而出衣錦而旋者且憧憧焉可以無址而遂無亭乎公蒞是邦一日必葺補數百年之闕擇衝要得地於平橋右以寶祐五年十月築新址作新亭昔無而今有此一時彼一時也吁觀人之行止可以觀時觀亭之有無抑可以觀時矣登斯亭者盍亦知時之義哉桐川梅應發記永嘉劉錫書

高橋

建炎再造諸將戮力王室戰功凡十有三而高橋為第一橋在道傍至今過者莫不指曰忠烈循王嘗鏖敵於斯也英風義氣百歲不磨橋久圮名迹將遂湮蕪莫有訪古而存之者大使丞相吴公報政于鄞百廢具舉周行經覽謂是橋載在國史不新之則無以旌忠烈迺洞石為之曾不以役鉅費夥靳橋成民不病涉而識者亦義公之存古既又作廟於橋之西作寺於橋之東規模宏大揭虔妥靈而循王之功益表表矣建橋之歲月工

費具見文昌袁公所記茲不書

記

恭惟我高宗皇帝聰明神武誕受命中興迺建炎之三年金人犯明州大將張俊帥諸將鏖戰于高橋敵衂而遁繇是六龍駐蹕錢塘用再造我區夏橋雖更紹興重建然年深木腐石泐壞輒修修輒壞民不惟病涉亦病修寶祐四年九月大觀文右丞相樞使履齋吴公以大制使判府事吐握待士如周公克勤小物如畢公躬决細

務如諸葛公不以上宰鄙吏吾州一政一事靡不經意期年之間鯨波晏融風息𩏩箭晝靜桴鼓夜閒官府肅而田里安翁翁與誦興矣公猶以為未也暇之日周覽壄野指是橋而歎曰中興諸將戰功凡十有三實自此橋一捷始今圮不可支非所以識舊也公帑縱未紓不當於此乎靳乃捐金召工撤而新之結洞為橋純以石始於冬十二月成於夏六月方工之未竟也會天不雨農方事桔槹乏丁壯公延大士若土神于府治為民請

命忱意懇切至於淚墮時亭午日如焚俄陰雲旋有黑龍騰於西南蜿蜒當空萬目共覩莫不歎異須臾雷作雨沛然下繼是甘霔不斷歲大熟荷鋤相杵者弗待呼而集官復厚其募直不戒而成雄俊堅密城內外諸橋可俯而視之矣既落成邦之人士屬商為之記商竊謂橋梁之設所以便民也造舟為梁既昉於周至鄭以乘輿濟而君子不以政予之則夫善牧民者殆不可以細故忽也秦以前未聞梁石近代以來名都要會閒用之

如吳之垂虹閩之萬安不過枕烟水梁海波皆無與乎政之激勸斯舉也可以昭中興之聖烈可以旌江表之虎臣其感人心也有義其用民力也有仁蓋將風厲乎天下匪直私惠乎鄞人信賢相之作攸發於心者見於事知所先務曼不與他人均鄞之人因是得以覘公之經綸矣公將以衮衣歸其充廣此念相我聖天子以續思陵大復古之勛夫如是則是橋也將同召公之茇舍歷千萬載而不泯乃若通水利以濟鄉遂之農開河步以

便闤闠之民創田廬以養困窮數十百輩蠲租賦以寛貧弱數百萬緡代輸積逋而繫者釋立決滯獄而屈者伸莫重於學校則益膳羞以惠藏修之士莫嚴於海道則增劵廩以給巡徼之軍凡政之本於仁義者不可殫紀兹故略述云吾邦唐武德中為鄞州開元中易明州今陞慶元府橋去西門外十五里高三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八尺上下凡六十六級洞闊三丈八尺糜緡錢十五萬八千有奇自寓𥳑余公晦暨士庶共樂助三萬外

餘皆公帑所出粟二百斛石工軍工共九千四百民工一萬三百各有奇俊後積功至王爵橋側有小祠縱廣不盈丈公復度地建廟閎敞視昔十倍其費不書董是役者大制置使司準遣李迪功自强五年七月既望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袁商撰朝散大夫趙隆孫書朝奉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豐芑篆蓋

高橋寺 循王廟附

高橋成公於其西作新廟肖循王像而祠焉貂冠朱裳儼然如在見者起敬歲時秩祀著爲常典旌忠義也西渡至橋所凡五里舟車往來莫不停橈駐軫拭目竒觀登臨訪古絡繹不絶而或者猶以無憩止爲病橋東舊有施水亭簷矮壁敗其後僧若瑱明遠稍葺爲庵人曰以接待院而實弗稱也於是公慨然有鼎創之志矣撥其側膏腴田餘十三畝以益舊址旁地之相接者又爲買田以貿之而寺基益恢拓乃委計議宮洪易簡董其

其事凡創屋六十餘楹崇門崢嶸脩廊深廣殿堂層出庖庫區分軒祠寮舍無一不具外周以墻一百餘丈鐘臺屹立且實以廢寺巨銅鐘一井井規模悉如甲刹寺前𦊱施水亭夜則徹明炷燈以燭水陸之暗凡費錢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米二百九十七石八斗二升既成移景德廢院額名之併益以沙𥬇莊租田劉泳没官田共二十九畆是役也工費不及民而不日之成速於變幻非事力裕精力周顧力固未易集也繼今飛錫

者可以駐足行李者可以息肩炎暑則濟道路之暍暮夜則弭蒲葦之奸蓋一舉而數利具非直為觀美云

逸老堂賀秘監像賛

山林之士去不可挽市朝之士出不知返矯矯先生高盼遠視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粤惟二疏輔導漢元作其即位旋以飄然粤惟先生師傅唐肅太陽未升去之已速前疏後賀夫豈不情知幾識微以全令名狂非真狂醉非真醉詩侶酒徒亦復爾爾四明之陽月白山空平

湖萬頃今古清風

廣利橋記

大丞相吳公之表海也人知於一郡有高橋之役光前而不知又於一邑有廣利橋之役𠂢始者焉慈谿為邑有小江貫而中出舟自西徂東者或過之徑剎子港達西渡堰此故道也往季顏公作牧相其陰陽埧剎子港口紆其途為今新堰新堰之未底績也寥寂一村通以小徑間以泠水渡以畧彴夫聯木比竹為漁樵一二所

蹊牛羊三五所跡可也厥或當憧憧往來將必壓況新堰成而峻峙其上彼罶笱者旁立下流以受萬鷁日夕春撞之厄且有曳曳於犇江色者爭如簇也是則假以利涉反以病涉矣公聞慼額稍間曰四履申晝不敢一日怠肆百堵勵翼愁使一物失所於是謀易以石且懼鳩工之辦於拾瀋也能毋賈羸罵乎時乃就郡給公帑米若干楮若干毋或匄奪又懼鶩行之添以長庛也廸惟董振撲之時乃就邑咨善士王君與可莫標惟其陳

修二人皆能體公意以經之營之證市價來羣材拓基址緻板榦鼓輦運精礱錯鈌餱饘撫勞勸於是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矣不止此也邑之陸行入閩都者其道必由王家店橋寖趨于老咸與維新萬目盱衡詫兩虹對飲大川之壖厥攸作人見其功之就而不震於慮始人見其來之安而不知其煩我此公意諭色授所及也二人又能推公意以行而伸之護新堰之步以亢濤浪平新堰之溜以緩奔瀉闢新堰之驛以待潮

汐凡可易撼搣而使踏實地爭先致佐助而固有吝封此公以所感為所應也忽夜觀天象台躔逼新堰越翼日亭午果有報公一舸按視不以夾道疾馳駭民而絶供億於不及不以高牙大纛臨民而通稱耊於縱觀符采攸燭山川生輝有橋落成無此炳耀邑之人乃言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何如公之寓政於橋歟叔子獨千載名與滅江流何如公之寓目於橋歟况因橋有驛立名慶豐親灑鈞翰高揭户顔此又公不特以人者

利民而直欲以天者利民願爲之記錫孫曰我大丞相之欽恵此邦苟利於民知無不爲大莫大於津梁有衆高橋其一也袁公可齋甞書而刻諸石廣利橋之役雖什一於高橋然無小不舉者乃無大不周也保釐東郊而先嘉其克勤小物此三代相業公獨得之豈以大小計哉其間如吳洞橋之甃以崇低壍管山河之開以導壅底茅砧礇之治以通提閼黄泥埭之築以砥横潰蜀山鋪之置以靖萑苻此公以舟楫四海者而澤一邑也

六龍渡江海若唅呀以壯形勢謀臣策士獻議設險於向頭者不知幾人且幾年矣朝廷未皇公來嚴備列寨騁望溟渤盡在目中雖一飛鳥不能遺此公以謹固一邑者而康四海也廣利一橋云乎哉雖然易言利涉大川十有四而以未濟終焉未濟之濡而言利涉此易之為道也公以利涉建橋而以廣利名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公之為易也猗歟寶祐六年七月初吉朝奉郎桂錫孫記朝奉郎新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孫囦

書朝請大夫新知瑞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程
士龍篆蓋通直郎知慶元府慈谿縣主管勸農公事兼
主管鳴鶴鹽場兼弓手寨兵軍正周棟立石

靈應廟

靈應廟鄮人鮑君祠也君生於漢歿而為神梁武帝時
賊號奴抄者掠及境神奪其魄賊如醉卒擒之由是名
益著至本朝累封至八字曰忠嘉神聖惠濟廣靈王令
雨暘禱必應民有疾苦急難則呼籲之歉歲貴糴神能

在海中招客丹使之來功在鄞不可殫紀大使丞相判是邦也剖決曲直嘗提一筆以祝曰此心惟鮑君知我蓋質諸鬼神而無疑者廟自嘉定再建規模苟就而偶像猶未備廟史有以門之左右神馬及侍從執事請者公即為補其闕且擇畫史之精者圖王之出處事跡於殿壁若儀從若兵馬又繪於門之內外馬以至廊之屏蔽門之丹雘顯設藩飾粲然畢備始於寶祐六年之二月畢於開慶元年之六月凡費錢一萬六千餘緡公蓋

因民之敬以敬神非私以徼福也

大人堂

大人堂舊在射亭西偪仄開慶元年正月徙出九經堂從西向爽塏潔肅邦人禱祈便之大人者俗呼闞相公令幡幢所題皆曰中書令闞相公可驗也舊志直指為錢億祠實取高閌記續志推以為闞燔因考題名五代末闞燔錢億相繼守郡闞姓似有證今姑兩存之

青蓮閣

青蓮閣在郡治東白衣廣仁教院爲圜通大士道場閣始建於政和間距今歲月老矣大使丞相雨暘禱于大士如響斯答既給錢餈贍其衆閑院僧師文者將再建閣又捐金助之寶祐四年冬鳩工迄六年十月凡費二十七萬餘緡

壞富亭

都稅務舊有亭在東渡門外商旅出於其塗則官若吏即是而譏征焉亭歲久不存寶祐五年四月大使丞相

命稅官重建併甃石道頭一所費萬緡有哥亭名瓌富蓋取孫興公天台賦以表山海之利云

知津驛支錢八千六百九十四貫四百六十文米九石六斗

慶豐驛支錢二千貫文

廣利橋王家橋共支錢八千四百貫文米四十石

慈谿新路支錢二十七萬七千九百二十貫文

西塘路支錢四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貫文

逸老堂支錢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九貫九百文米九
十七石一斗八升八合
時亭支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五貫二十五文米二
十石二斗五升八合絹一匹酒一十瓶
高橋支錢一十五萬八千貫文米二百石
高橋寺支錢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米二百
九十七石八斗二升
循王廟支錢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八貫文

天童寺

靈應廟支錢一萬六千貫文

大人堂支錢五千九百七十九貫二百文米一十九

石三斗一升

青蓮閣支錢二十七萬貫文

瓌富亭

惠民藥局

聖天子以天地曰生之德訪民疾苦寶祐五年冬十一

月御批申飭軍民五事官藥局其一也令臺閣嚴督所
部恪共奉行劑料必真修合必精使民被實惠仍揭黄
榜于諸州軍大哉王言民其有瘳乎大使丞相吴公吾
胞吾與之心與上符契祗若明命匪懈益虔惟鄞有局
寶慶三年所創也在郡圃射垜西地逼隘匪便且藥工
出入旃輮不肅歲久屋尤老亟謀爽塏而更之先是槁
賞庫有樓曰海晏為屋几十餘楹後改為參議官舍高
明闓室居者棄焉公謂是寬閒者可以濟吾用矣乃即

樓而局上以處熟劑成料而梅潤不及物鬻作局胪列其下衆工盤礴者得其所前則增門屋三後則增翼屋五浚汲清之地新煆丹之鼎焙室烹釜莫不畢備井井規模於是非前日比若夫遴監臨之選嚴修整之防品劑既真市者旁午若郡若邑若軍凡增置子鋪一十四所歲春夏數施藥餌無間城内外君相濟衆之仁愽矣因附録其目如左

藥貨錢會本息

截止開慶元年四月終管在錢藥共計四十四萬七千一百三十九貫一百一十一文

比創時增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九貫一百一十一文　比本任交割時增二萬五千九百八十九貫八百九十七文

子局

府前班春亭都局以後四鋪係本局差人前去發賣

日報賣錢一千貫或八百貫

上馬亭鋪

日報賣錢九十貫或八十貫

南門裏大廟前鋪

日報賣錢四十貫或三十貫

及瓜亭鋪

日報賣錢六十貫或四十貫

靈橋門鋪以後照例賫錢到鋪取贖以加一五分饒潤

月取一千貫或一月半一千貫

江東門外鋪

月取二千貫

慈溪縣鋪

或一月取五百貫或兩月取五百貫

東步鋪

或兩月取五百貫或三月取五百貫

奉化縣鋪

或一月取一千貫或五十日取一千貫

昌國縣鋪

或一月取七百貫或兩月取七百貫

象山縣鋪

或一月取三百貫或一月半取三百貫

餘姚縣鋪

或一月取八百貫或兩月取一千貫

上虞縣鋪

或兩月取五百貫

東門水軍

或一月取一千貫或取二千貫

每歲散藥

寶祐五年

散藥三千八百三十五貼

寶祐六年

缺

開慶元年

散藥二千四百九十三貼

四明續志卷二

四明續志卷三

宋梅應發劉錫同撰

水利

郡計莫難於鄞水利尤莫急於鄞蓋他郡苗米多撥解總所鄞獨留以贍定海水軍總所者遇歉歲蠲減可毋解惟本府自催自給民賦可蠲而軍餉不可闕歲祲則官病而民亦病必常稔而後可然郡阻山控海山之淫

滌海之鹹潮時之旱乾皆能害稼故資水以為利者於鄞尤急大使丞相吳公治鄞三年寤寐民事凡碶閘堰埭某所當創某所當修某所當移見於鈞筆批判者皆若身履目擊每一令下民未嘗不感公博濟之仁服公周知之智也鄞白召杜不足數矣公又於郡城平橋南立水則書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為啟閉開慶夏久雨公委官徧啟諸閘決隄泄水禾勃然興至是民益德之

平橋水則記　開慶元年春三月戊辰

四明郡阻山控海海派于江其埶卑山達於湖其埶高水自高而卑復納於海則田無所乎灌注於是限以碶閘水溢則啟涸則閉是故碶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脉而時其啟閉者四明碶閘之精神異時加意於碶者至今猶有遺論此未暇問也而考其為啟閉之則曰平水尺往往以入水三尺為平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面在地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嗟乎異哉余三年積勞於諸碶至洪水灣一役大畧盡矣己未劭

甖翠山自林村縣西門泛舟以歸暇日又自月湖沿竹洲䑛城南徧度水埶其平于田塍下者刻篙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爲凖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于下方暴雨急漲水没平字戒吏卒請於郡亟啓鑰若四澤適均水露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巷語可達也都鄙旱澇之宜求其平於此而已矣余數祈歸老行且得請然於此郡之豐歉不能忘故置水則於平橋下而以平字凖之後之來者勿替兹哉

洪水灣

它山堰唐太和中鄮令王元暐所創也溪流泒四明山而入於江潮逆上鹵不可灌限以石堰上溪下江溪流入河分注鄞西七鄉貫于城之日月湖以飲以溉利民博矣然越里餘至洪水灣河流𨧚而外泄江潮溢而内攻溪江合灣之左右漫爲壑而它山之水始不得東注民久病之淳祐間甞立石塘以障己而水穴其傍隄潰如昔大使丞相吴公一日出鈞批謂境内碶閘河道措

置畧徧惟它山洪水灣岸坍水洩關繫匪輕委官下都保議於是即其地為壩三一瀕江以禦狂瀾一瀕河以防罅漏一則介其間為表裏之拓僉謂江之東南有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激其勢而北欲撤其蔽而疏通之官為給錢市其業浚地為江因畚沙以實二壩之北河隄堅密江水安流矣異時挾日不雨城內外涸可立待今春夏所至演迤謂非壩之力可乎役始於寳祐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畢於開慶元年二月十五日凡為費二

萬一千六百貫有奇監造都吏王松正將鄭瓊莅其事

者鄞縣簿李言似

買何儀曾園地三十二畝一角二十六步

內一契何津之買趙念一省元地一片計二十三畝二角四十九步價錢六十貫足內一契林千十一娘男何津買葛子昇戶下千十地八畝二角三十七步價錢三十貫文九十八陌錢會各半共細計一千三百四十貫四百五十五文

木椿一千五百口計錢一萬五百貫

搭腦八十條計錢一千六百貫

篠二百把計錢三百貫

下樁搭腦七百九十工計錢二千六百七十五貫

監官人從口券二千八百八十貫

監官主簿特送三百貫

正將鄭瓊都吏王松犒二千貫酒二十瓶

茅針碶一名茅洲一名茅砧

茅針碶在慈溪縣德門鄉沾其利者凡鄞慈定三邑水源有二一自慈溪小江一自餘姚分水先是碶西五里

外有趙氏地橫截其前分水江之流不得通寶祐五年大使丞相吴公市其地浚為管山河於是西江二百餘里之水悉匯於碶之上碶舊有閘啟閉以時閘廢更為堰水源中隔而水之利又不得達於碶之下鄉民列辭于郡丞遣吏相度遂於舊閘基之傍别為新閘凡濶三丈四尺立五柱分四眼眼濶七尺六寸視舊增九尺臂石二十層凡費錢四萬二千七百一十七貫米二百一十三石工始於八月二十七日畢於十二月五日役成

而民不知提督司法趙良坦監造都吏王松將校林枝竣事特犒王松一千貫林枝五百貫

續據王松申㖞子周亞七雖年老風病尚能言及源流始末稱此㖞自乾道年間前政判府趙閣學以每畝均錢六十文足委慈溪鄉官率畝頭錢買辦物料欲援舊比以行當準鈞判本府既為民間辦此一事錢不須科之都保本府一切自辦以了一方悠久無窮之利工役之人不若只用軍兵增支錢一貫五百

文米三升庶可鈐束

練木碶一作楗木

鄞塘鄉之田多濵江畎澮惟江流是仰練木碶東接它山南通大江歲久碶壞鄉民嘗畝率斗穀簡蕝爲壩迄弗及碶寶祐五年六月民户闔詞乞諭里中王其姓者倡斯役大使丞相吴公遂下之水利官勸諭首以千劵十斛助費已而鄉民見義不勇訟牒紛如助者僅五千餘緡力綿而役大委之民㫖遺于成公乃一力捐金穀

為之以明年正月二十八日經始碶當江湖之衝慮其損碶臂也增新碶為四眼殺其勢閱三月而碶成凡給錢四萬四千六百二十八貫九百文米一百六十八石五斗四升力役於伍籍費取於公帑民無毫髮擾持羊酒以勞役夫者日絡繹於道也

黄泥埭

埭在慈溪縣鳴鶴鄉與越之餘姚上林諸鄉鄰潦則上林諸水注而成壑有埭所以泄水于海也然決易而塞

難鄉人欲立石閘以便啟閉率以費鉅輟浙東提舉季鏞捐二千緡助鄉民為之涉歲弗績寶祐五年秋大使丞相吳公委縣丞羅鎮竟其役丞欲援例計畝斂於民鈞判一堰所費不知幾何若科畝頭錢必因而騷擾送縣丞限一日具所費申及申到數目特撥助五千貫仍趣歲前畢工不許科之下戶茲閘遷延數年一旦辦集成終之功大矣

新堰

慈溪縣之東德門鄉有新堰捍江潮而護河流者也堰以圯告寶祐五年八月大使丞相吳公給錢下縣鼎新修築輦石以甃江岸二十餘丈堰下水步一所址益豐而隄益壯水自此東達慈溪定海兩邑之田無斥鹵浸淫之害風帆浪楫往來下上者胥利焉合橋亭江道頭之費共為錢二萬三千六百一十貫八百文米一百一十三碩四斗橋亭見於別目所謂江道頭者在堰之東異時堰無道頭行者步躡而堰潰於穴今重甃以石而

堰復藉道頭以完固葢兩便之

西渡堰

堰東距望京門二十里西入慈溪江舳艫相銜下上堰無虛日葢明越往來者必經由之地淳祐間稍加葺治未幾堰復壞寶祐六年八月大使丞相吴公給錢五千七百三十九貫五百文委司法趙良坦同副吏許樞監莅修築伐石輦材費一出於公所濟博矣

北津堰

北津堰舊圖經曰北清在鄞縣西北二里堰多歷年所外受江潮之衝木者朽而石者頽上之穹然高者今窪然下矣秋潦至則鹵灌於河農以為懼舟楫之往來者亦病之寶祐六年二月大使丞相吳公命司法趙良坦同副吏許樞相視興工因其舊而增高焉内分兩傍各甃砌堰臂七層咼新造車屋四間又堰之東有小徑由鄭公渡之江北可達定海澥浦里溪文溪等處崎嶇不便於行者輦石併修治之遂為坦途蓋一舉而兼水陸

之利云凡為費一萬五百四十一貫文

林家堰

鄞縣東五里手界鄉曰林家堰者十餘年間補苴罅漏不足以為江湖之蔽障每巨濤澎湃則斥鹵浸淫積潦久之則又滲漏於外不獨為民田害抑亦不利於舟楫先是提舉常平嘗捐三千劵下之邑俾議修築官若吏憚費彩弗祇服厥事大使丞相吴公因民之請更以石為之培其高濬其深視舊址舒以長添甃石堋修蓋車

屋補築土塘自是民田有灌漑之益舟楫無險阻之虞里之任役者亦免歲時修治築塞之勞以寶祐五年十二月給錢三萬四千一十七貫七百文命司法趙良坦都吏王松監視缺年缺畢工

黃家堰

黃家堰在慈溪縣德門西嶼先是本府浚青林河鄉民有請以為河在堰頭淘浚深廣至徐家港接顏公渠并新浚監堰河里溪横港及定海鸕鷀瀨浦香山杜郭德

門西嶼茅針閘周圍三四百里脉絡貫通請以顔家堰南岸置堰庶幾不候潮汛徑取城西北兩門而往來免風濤盜賊之虞既而吏考此地元名黄家舊堰司法趙良坦親涖其事廣諏衆議遂於舊堰興築與里溪堰相對峙北郭西門通濟無礙勢若曹娥梁湖往來便之董役者正將鄭瓊僧祖倫吏王松始寳祐五年冬十二月不一月竣事費止二千緍利博矣

支浦閘

開慶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大使丞相鈞判近日雨水過多低田可慮內慈溪縣已差統領吳雄前去開放倪家刀家兩堰通泄積水因訪利病本縣惟東鄉一帶和尚莊清水湖趙家洋顏家莊等處兩堰之利不若建閘一所惟支浦最為利便可差林枝前往抱子閘移拆無用舊閘前去支浦江岸創砌閘一座庶幾東鄉闊遠田地永無水患之虞仍委權縣提督務在速辦既而因公劄之請復委司法躬親契勘的實利病既得其詳則以七

月十一日興工里人沈國諭樂助米三十石陸日宣樂助五千貫公雖不之拒然謂當使抵郡以來凡為民間興利之事皆係本府自辦錢米今除此二項外不可更纇科配以失自來善意若尚闕用更當添撥閘分三眼址堅勢固一方自此蒙利凡費錢一萬五千六百貫米六十石

江東道頭

靈橋門之東大江横截於是造舟為梁民賴以濟卒遇

大風雨舟壞則往來病涉不得已于其側撑舟以渡行者走泥淖中褰裳就舟則沾體塗足尤匪便大使丞相一日出鈞旨命裨校於東西岸寘木疊石立兩道頭以便絶江登舟者因扁曰濟川焉浮梁以濟舟楫之所不及渡頭又以濟浮梁之所不及萬口誦之

永豐硤

它山林村之水南來數十里而入郡鄞縈紆回環由西北隅出而始注諸江霖潦洩弗及城西徧及冒沒淳祐

間立保豐碶俾由城西徑入江當時詫以為水利之大者然人力不至閘不過兩眼廣不過丈餘隘而溢始益病開慶元年夏大使丞相爰究爰度得水勢逕直之地於其右創為永豐碶五柱四門闊三丈六尺深四尺餘堅密雄偉雖湍流至此亦不見其為搏躍也役成民始知公之規模逈異矣凡費錢四萬七千九百一十六貫米一百三十七石四斗

開慶碶

碶舊名鵲巢在鄞縣手界鄉鎮甲舊志所書已廢為田開慶元年夏大使丞相興水利者徧乎四境因思是碶濱江不復則曷其福江以東之民乃撥錢四萬五千八百貫米一百二十四石委官創為之既成河流不復滲海潮不復入矣遂名曰開慶碶公之命是名也意蓋不止斯役而已東錢湖八十里而葑葑半塞焉寶慶間史衛王當國以僧牒米斛助浚之人服王之不私豪右也今不浚者又三十年公方將有事於東方則斯役特其

發軔耳因併及公之心云

鄭家堰

鄭家堰即俗呼鄭十八郎堰是也在城南半里江行欲入河者舟必自堰而上或由甬水門入城或道城西南諸鄉皆喉襟乎此壞久無葺之者公命統領吳雄督工重造椿石支役之費爲錢二萬五千緡米一百石皆成於開慶改元之七月六日

管山河

大江由丈亭分派四十五里至慈溪之夾田橋橋南五里民田阻之江流不得直達迴迂出其旁旱歲無沾溉利潦則泛濫墟落苦之寶祐五年七月大使丞相以錢一千五百三十一貫四百一十五文市民田鑿河五里長七百丈有竒闊三丈六尺深一丈六尺凡支軍兵日券六千四百九十貫水由是達茅針碶鄞慈定三邑皆蒙利焉

諸縣浚河

大使丞相寳祐五年冬以水利局命法曹掾趙良坦董其事是歲諸邑於河淺港悉浚深之昔之涸可待者今維水決決矣因條于左

慈溪縣德門鄉

四都自李溪横港取馬徑港二千七十丈

五都自監河取朴木廟八百八十丈

自寳慶寺後至張家港六百五十丈

自李溪閘河五百二十丈

六都自徐家港取監橋河一千四百八十丈
自徐家港取青林大河取顏家堰河二千六百一十丈
自徐洋閘至鰟浦顏家堰河三千一百丈

慈溪縣西嶼鄉
七都自東河下南堰至王家漕五百四十丈
八都自斗門河五百丈

定海縣清泉鄉

四都邢家港三百五十丈

周家港至半練村河三百七十八丈

倪家港二百一十丈

華家港一百四十丈

杜禮港五百八丈

樓下港三百二十丈

上河港二百五十丈

徐家港二百五十丈

夏家港二百五十丈

李家莊港三百三十丈

中河新港一千三百八十五丈

蔣家鱙港二百九十一丈

周家港一百八十三丈

程家港二百五十丈

短凳港二百八十丈

黄剡港二百二十二丈

虞家港四百五丈

三石橋後港五百五十丈

曾家港七百四十八丈

陸家港二百二十丈

傅家港一百九十丈

鸕鷀港二百五十丈

趙家港三百丈

桂思橋港二百五十丈

五都半練村港五百五十八丈

沈堰北村一千九百三十八丈

沈堰南村一千一百八十五丈

古塘北村一千八百九十八丈

古塘南村一千三百五十丈

感孝村八百二丈

壓塞東村一千七十九丈五尺

壓塞西村七百五十八丈

漏興村一千四十二丈

定海縣靈巖鄉

一都自育王嶺至石湫頂耳橋一千八百六十丈

二都自石湫市至梶浦碶一千一十二丈

自水徑頭取方家橋二千五十丈

定海縣太丘鄉

一都自十字港橋至黄山頭六百五十丈

地埭堰河八十丈

二都自黄公漕至清水橋一千四百一十丈

三都自下河楊木橋堰至施店一千八百丈

自上河楊木橋堰至寶雲廟三千丈

雙河堰

雙河舊有碶匣在慈溪之鳴鶴與越之餘姚上林鄉接境上林居西而地勢高鳴鶴居東而地勢下久雨上林之水東注鄰壤為壑置閘以限之然舟行則閘啟而水之患如故近歲鄉人曹氏於閘之左為雙河堰以便車

船意亦善矣而捨堰而趨閘者則不可過也鄉人病之開慶元年五月請於郡大使丞相委制幹趙若琗涖其事俾塞𨻶河閘為實地給錢一千貫於雙河堰之傍立屋兩間四㧺擇巨木為車柱埋石備纜悉如諸大堰之制已塞閘基之上則為屋三間以處堰丁曹進士且措置撥租餘五十石以供打造索纜之費焉規模一定自此永無浸冒之禍矣

四明續志卷三